讀書雜志

淮南內篇弟十三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氾論

不辱

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念孫案不辱本作不殺故高注云刑措不用今作辱者後人妄改之也殺與生相對奪與予相對若改殺爲辱則非其指矣且殺與奪爲韻若作辱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已誤作辱張載魏都賦注及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竝作殺陳禹謨依俗本改爲辱文

子上禮篇、同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矣、其義好生而惡殺、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此皆淮南所本、

作爲之　宮室

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高讀聖人乃作爲句、注云、作、起也、念孫案高說非也、作爲之三字連讀、下文曰、而作爲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又曰、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皆其證也、又案以爲宮室、本作以爲室屋、淺學人多聞宮室、寡聞室屋、故以意改之也、案月令曰、毋發室屋、管子八觀篇曰、宮營大而室屋寡、荀子

禮論篇曰、壙壠其須象室屋也、呂氏春秋懷寵篇曰、不焚室屋、史記周本紀曰、營築城郭室屋、俗本亦有改爲宮室者天官書曰、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則室屋固古人常語、且此二句以木屋爲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爲韻、若作宮室、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正作室屋

緂麻

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挂、高注曰、緂、銳、索功也、念孫案高訓緂爲銳、則與麻字義不相屬、今案緂者、續也、緝而續之也、方言、緝、續也、廣雅同秦晉續折木謂之緝、郭璞音剡、人閒篇曰、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緝、剡、並

與綅通索如胥爾索綯之索謂切撚之也高云索功也功即切字之誤顏師古注急就篇曰索謂切撚之令緊者也廣雅曰紉索也紉與切通

乃爲靻蹻而超千里肩負儋之勤也

乃爲靻蹻而超千里肩負儋之勤也而作爲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高注曰靻蹻靻𩌏也念孫案靻皆當爲靼字從旦不從且說文靼柔革也（玉篇多達之列二切）屩履也𩌏小兒履也釋名云𩌏韋履深頭者之名也今正文言靼蹻（與屩同）注文言靼𩌏皆是韋履之名則字當從旦廣韻靻則古切靻勒名字從且兩字聲義判

然茅一桂不知靻爲靼之誤，輒加音祖二字，其失甚矣。下文蘇秦靻蹻嬴蓋，靻亦靼字之誤，又案爲靼蹻之爲音于僞反，爲靼蹻而超千里肩負儋之勤也，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爲上不當有乃字，此因上文乃爲窳木方版而誤衍也，下文云，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爲上無乃字，是其證，肩負儋之勤，道藏本劉本及諸本並同，漢魏叢書本於負儋上加荷字，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

所知

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念孫案人各以其

所知、當作人各以其知、知、與智同、言各用其智、以去害而就利也、今本知上有所字者、涉下兩所字而衍、文子上禮篇、正作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

音有本主於中

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句、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彠之所周者也、念孫案、音當爲言、此承上句而釋其義也、今作音者、涉上文中音而誤、

詩書　聞得其言

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念孫案、誦先王之詩書、詩字因上文詩春秋而衍、

先王之書，泛指六藝而言，非詩書之書也，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兩得字皆因下句得字而衍，高注云，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則聞下無得字明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

天子之籍　屬籍　圖籍　貌冠

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高注曰，籍圖籍也，念孫案籍，猶位也，言周公履天子之位也，若圖籍則不可以言履矣，下文云，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亦謂屬位於成王也，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今本天子誤作天下，據宋本改，楊倞

注以籍爲圖籍、誤與高注同、聽天下之斷、又曰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此皆淮南所本、彊國篇曰、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埶籍、即埶位、是籍與位同義也、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尤其明證矣、又下文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本作履天子之籍、造劉氏之冠、史記高祖紀曰、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故曰造劉氏之冠、漢書高祖紀、詔曰、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蔡邕獨斷、高祖冠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今本作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者、貌字涉高注、委貌冠而衍、後人又誤以籍爲圖籍、遂於籍

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貌爲衍文、且圖籍不可以言履也、

供嗜欲

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念孫案供嗜欲當作供其嗜欲、與達其好憎相對、

治人之具

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念孫案人字後人所加、高注云、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則無人字明矣、文子上義篇無人字、泰族篇曰、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亦無人字、

是猶無鏑銜橛策錣而御馯馬也。念孫案銜下本無橛字。高注曰、鏑銜口中央鐵、言鏑銜而不言橛、則無橛字明矣。鏑銜下有橛字、則文不成義。此後人熟於銜橛之語而妄加之耳。

鏑銜橛

摜柔

摜柔無擊、脩戟無刺。莊依漢魏叢書本改柔爲矛。念孫案各本皆作柔。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亦作柔。說苑說叢篇言人之惡痛於柔戟。字亦如此。蓋矛柔聲相近、故古書有借柔爲矛者、不宜輒改也。

獨聞之耳

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念孫案劉本耳作聰、是也、文子上義篇正作獨聞之聰、

道而先稱古

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念孫案道字當在而字下、道先稱古、與存危治亂相對、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先稱古、

卷而伸

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念孫案可卷而伸、劉本作可卷而懷、是也、此言繩之爲物、可

曲可直故先言卷而懷後言引而伸且懷與睎爲韻若作伸則失其韻矣文子上仁篇正作可卷而懷

大臣將相

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各本任下衍其字莊本從之非是今從道藏本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高誘大臣絕句注曰大臣陳成子也而以將相屬下讀引之曰大臣將相四字當連讀將相卽大臣也釋其國家之柄專任大臣將相皆以六字爲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公道不行皆以四字爲句若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不齊矣且柄相黨行四字爲韻柄古讀若方行古讀若杭並見唐韻正

讀大臣絕句、則失其韻矣

陳成田常　陳成子恆

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引之曰、陳成田常本作陳成常、陳、其氏也、成、其謚也、常、其字也、恆、其名也、人閒篇正作陳成常、呂氏春秋愼勢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作陳成恆、韓子外儲說右篇作田成恆、田與陳古字通、言陳、則不言田矣、後人又加田字、謬甚、又說山篇、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子字亦後人所加、

矜爲剛毅　矜於爲柔懦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亾、則

矜於爲柔懦、念孫案、矜皆當爲務、務矜二字、隸書往往譌溷、管子小稱篇、務爲不久、韓子難篇作矜僞不長、呂氏春秋勿躬篇、務服性命之情、務誤作矜、言不知道者、中無定見、故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亾、則務爲柔懦也、主術篇曰、爲智者務爲巧詐、道藏本劉本茅本竝同、朱本改爲作於、非、莊本同、爲勇者務於鬬爭、是其證也、又案此文本作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亾、則務於柔懦、於下本無爲字、於亦爲也、爲亦於也、務爲剛毅、務於剛毅也、務於柔懦、務爲柔懦也、僖二十年穀梁傳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言近於禰宮也、秦策曰、魏爲逢澤之遇、朝爲天子、言朝於天子也、是爲與於同義、郊特牲曰、郊

之祭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言爲其質不爲其文也又曰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涖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成爲孝子也晉語曰祁奚辭於軍尉言辭爲軍尉也文六年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言積分而成爲月也是於與爲亦同義爲於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晉語曰稱爲前世韋注曰言見義於稱譽於前世諸侯韓詩外傳曰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已用爲已死不可得也皆以爲於互用此云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

見剛毅者亾、則務於柔儒、亦以爲於互用、主術篇曰爲
智者務爲巧詐、爲勇者務於闘爭、卽其明證也、又史記
孟嘗君傳、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西周策於作爲張
儀傳、韓梁稱爲東藩之臣、趙策爲作於益爲於譬近而
義同、故字亦相通也、然則務於柔儒、卽務爲柔儒、道藏
本於下復有爲字者、後人不知爲於之同義、故又加爲
字耳、劉本朱本同、茅本不刪爲字而刪於字、斯爲謬矣、莊本同、

本無主

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陳氏觀樓曰、本
無主於中、當作無本主於中、上文云有本主於中而以

知渠襲之所周正與此 無本主於中相對下文亦云中有本主以定清濁

不謳

謳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憔而不謳（各本憔誤作樵依注改） 高注曰謳和也陳氏觀樓曰謳當作調故注訓爲和今作謳者因下句謳字而誤

無不霸王者　無不破亾者

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亾者矣念孫案無不霸王無不破亾兩不字皆後人所加此言千

乘小而萬乘大若彊者必勝富者必利則是千乘之君必幷霸王者萬乘之國必幷破亡者矣而不知國之興亡在得道與失道不在大與小也故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兩不字其失甚矣

處彊大勢位　何謀之敢當

二君處彊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念孫案處彊大勢位本作處彊大之勢與脩仁義之道相對爲文今本脫之字衍位字位字因上文務高其位而衍則與下句不對高注云當其居彊大之勢各本居誤作君君下又衍

老矣今改正、不能自知所行之非、則勢下無位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處強大之勢、又案何謀之敢當、當字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作何謀之敢慮、是也、慮字隸書或作慮、因誤而爲當、

溺死

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念孫案信而溺死本作信而死女、言信而爲女死、則信不足貴也、今本死女作溺死者、涉上注水至溺死而誤、直而證父、信而死女、相對爲文、且女與父爲韻、若作溺死、則文既不對而

韻又不諧矣文子道德篇正作信而奴女

局曲直

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念孫案此言屈伸偃仰皆因乎事之曲直曲直上不當有局字蓋衍文也文子道德篇無局字

卑弱柔　本矜

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念孫案本當爲夸夸矜與攝奪相對爲文夸字或書作夲形與本相似因誤爲本文選甘泉賦注引此正作夸又案蒲葦皆柔弱之物故曰時屈時伸弱

求如蒲葦弱柔上不當有卑字此涉下文屈膝卑拜而誤衍也荀子不苟篇云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語意與此同柔從若蒲葦之上亦無卑字

車裂

昔者萇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厤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一引此同念孫案左傳國語皆言周殺萇宏而不言車裂他書亦無車裂之事案莊子胠篋

篇長宏施釋文崔云施裂也淮南子曰長宏鈹裂而処據此則古本本作鈹裂今作車裂者涉下文蘇秦車裂而誤也注內車裂同

無問

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念孫案問當爲閒方言曰閒非也襄十五年左傳且不敢閒論語先進篇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孟子離婁篇政不足閒也趙岐陳羣孔穎達諸儒皆訓閒爲非疵讀爲訾莊子山木篇無譽無訾呂氏春秋必己篇作疵荀子不苟篇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無閒與無訾同義故廣雅曰閒訾諟也諟與毀同今本閒誤爲問則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無閒其小節

顏喙聚

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念孫案喙當爲啄字之誤也顏啄聚左傳哀二十七年呂氏春秋尊師篇韓子十過篇竝作顏涿聚韓詩外傳作顏斲聚說苑正諫篇作顏燭趨漢書古今人表作顏燭雛晏子春秋外篇作顏燭鄒竝字異而義同啄與涿斲燭聲竝相近喙則遠矣啄喙二字書傳往往相亂

季襄

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高注曰季襄魯人孔子弟子念孫案孔子弟

子晳季襄襄皆當爲哀字之誤也史記仲尼弟子傳公晳哀字季次索隱引家語作公晳克克亦哀之誤此言季哀卽季次也故高注云然弟子傳載孔子之言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游俠傳曰季次原憲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此云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說與史記略同

一人

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自脩則以道德念孫案求於一人劉本無一字是也道藏本有一字者因上文責備於

一人而誤求於人、與自脩相對爲文、人上不當有一字、下文責人以人力、自脩以道德、卽其證文子上義篇作於人以力、自脩以道

得其賢

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念孫案得其賢乎天下、衍其字藝文類聚寶部上引此無其字、

美之與惡　此皆相似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后、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槀本也、各本脫若字、今據上文及羣書治要史記索隱爾雅

疏本草圖經埤雅續博物志引補蛇牀之與蘼蕪也此皆相似高注曰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念孫案美之與惡本作葵之與莧葵與莧不相似故易辨此言物之不相似者下言物之相似者皆各舉二物以明之若云美之與惡則不知為何物矣葢俗書美字作羙葵字作𦬁𦬁之上半與羙相似因誤而為美後人不解其故遂改為美之與惡耳羣書治要及爾雅疏埤雅續博物志引此竝作葵之與莧是其證又案上既言亂人則下不必更言相似且正文既言相似則注不必更言言其相類矣爾雅疏引許注云此四者藥

草臭味之相似。然則此皆相似四字。蓋後人約記許注於正文之旁。而寫者因誤合之也。茅本又於相似下加者字。而莊本從之。謬矣。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爾雅疏。本草圖經。埤雅。續博物志所引。皆無此四字。

天下爲忠之臣者　賞少而勸善者衆

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終盡也。言莫不盡忠於其君也。茅一桂不曉終字之義。遂改終忠爲願忠。而莊本從之。謬矣。道藏本劉本朱本並作終忠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念孫案。天下爲忠之臣者。當作天下之爲臣者。呂氏春秋義賞篇引孔子曰。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卽淮南所本也。今本之爲

二字誤倒又衍一忠字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當作此賞少而勸衆者也上文云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正與此句相應下文曰此刑省而姦禁者也此用約而爲德者也此入多而無怨者也句法竝與此同今本衆者二字誤倒又衍一善字善字涉下文勸善而衍

右服失馬　獲之

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高注曰服中央馬鄭風叔于田箋兩服中央夾轅者義與高注同各本央作失因正文而誤今改正念孫案右服失馬馬字因注文而衍服爲中央馬則不須更言馬矣呂氏春秋愛士篇正作右服失失與佚同又梁由靡扣穆公之驂

獲之高注云將獲穆公則正文獲上有將字也將獲未獲故人得而救之若已爲晉所獲則不能救矣

管金

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高注曰金印封所以爲信念孫案如高注則金字當爲璽字之誤然金與璽字不相似璽字無緣誤爲金蓋俗書璽字或作坌因誤爲金矣五音集韻云璽俗作坌

法令者

夫法令者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無愚夫惷婦各本惷誤作惷辯見地形篇其人惷愚下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

念孫案法令下衍者字、法令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相對爲文、

然而立秋之後

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亾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念孫案下然而二字、因上然而而衍、立秋之後五句、即承上死亾之罪刑戮之羞言之、不當更有然而二字、

夫今　斬首拜爵

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橈者要斬、念孫案夫今、當爲今夫、斬首下脫者字、斬首者

拜爵、屈撓者要斬、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有者字、

隊階

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念孫案隊階二字、義不可通、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隊伯、字之誤也、（左畔作阝、因隊字而誤、右畔作皆則因下文皆字而誤、）逸周書武順篇曰、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衞曰伯、是百人爲伯也、（兵略篇曰、正行五連什伯、史記秦始皇紀曰、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伯之中、）通典兵一引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是隊爲伯之半、故曰隊伯之卒

波至而自投於水

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念孫案波至而下當有恐字下文惑於恐奴而反忘生也卽承此句言之羣書治要意林藝文類聚舟車部白帖六十三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六舟部二引此皆作波至而恐

患弗過

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念孫案過當從劉本朱本作遇字之誤也

可傳於後世

世俗言曰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緜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

也而可傳於後世無諠於奴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念孫案裘無諠於奴者而足以養生故曰可傳於後世劉本作不可傳於後世不字因上文不可以藏而行諸本與劉本同莊本亦同唯道藏本無不字

不待戶牖之行

使鬼神能元化則不待戶牖之行念孫案之當作而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二引此正作不待戶牖而行

故馬免人於難者六句內脫文

故馬免人於難者其奴也葬之牛其奴也葬以大車爲薦念孫案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

獸部八引此竝作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爲衾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爲薦今本葬之下脫去以帷爲衾四字牛下脫去有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去之字大車下脫去之箱二字當補入

炎帝於火　禹勞天下　后稷作稼穡

故炎帝於火死而爲竈各本死而皆誤作而死惟道藏本作死而與諸書所引合莊刻仍從各本作而死非是禹勞天下死而爲社后稷作稼穡死而爲稷念孫案炎帝於火本作炎帝作火於字或書作扵形與作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火部二引作於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居處部十四引此正作作史記孝武紀索隱

藝文類聚火部、廣韻竈字注、引此竝作作禹勞天下、勞下本有力字、故高注曰、勞力天下、謂治水之功也、道藏本劉本皆如是、各本無力字者、據已脫之正文、刪未脫之注文耳、莊刻從各本刪力字、非是、高注脩務篇亦云、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今本無力字者、後人誤以爲衍文、而刪之耳、古者謂勤爲力、大雅烝民箋、力猶勤也、勞力天下、猶言勤勞天下、泰族篇曰、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是也、倒言之則曰力勞、主術篇曰、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是也、藝文類聚禮部中引此無力字、亦後人依誤本刪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正文注文竝作勞力、論衡祭意篇、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死而爲社、所引卽淮

南之文、后稷作稼穡、后稷本作周棄、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魯語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此皆淮南所本、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此竝作周棄、高注當云、周棄、后稷也、今本云、稷、周棄也、此亦後人所改、

淮南內篇弟十三

高郵王念孫

詮言

及宗

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高注曰、謂及已之性、宗、念孫案及皆當爲反、字之誤也、宗者、本也、言莫能反其本也、下文云、能反其所生、郎反宗之謂、故高注曰反已之性宗也、說山篇曰、吾將反吾宗矣、又曰、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高注並云、宗、本也、是其證、分而爲萬物、文選演連珠注引作分爲萬殊、案上文旣云、

物以羣分此無庸復言分爲萬物疑作萬殊者是也今本殊作物蓋涉下文萬物而誤

亾乎萬物之中

物物者亾乎萬物之中高注曰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念孫案莊本改亾爲存正與此義相反

動有章則詞

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引之曰詞當爲訶凡隸書可字之在旁者或作司漢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雅歌吹笙歌作歌冀州從事郭君碑渦柯霜榮柯作柯故訶字

或作訶形與訶相似因誤爲訶訶謂相譏訶也動有章則人訶之行有迹則人議之也說林篇曰有爲則議多事因苛高注曰蘇秦爲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苛與訶同議字古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與爲爲韻爲讀若訛淮南俶眞篇立而不議與和爲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議與禾爲韻故此及說林篇皆以訶議爲韻若作訶則失其韻矣

貴其所有

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念孫案貴與賤相反長與短相反若有與短則非相反之名有當爲脩字之誤也隷書脩字或作俢因殘缺而爲有字脩長也言人皆貴其所長而賤其

所短也淮南王避父諱故不言長而言脩

物莫不足滑其調　獨盡其調　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　其美在調　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

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念孫案物莫不足滑其調當作物莫足滑其和滑亂也見原道俶眞精神三篇注及周語晉語注言通於道者物莫能亂其天和也今本莫下衍不字因上文兩不字而衍和字又誤作調原道篇曰不以欲滑和俶眞篇曰不足以滑其和精神篇曰何足以滑和莊

子德充符篇曰、不足以滑和、諸書皆言滑和、無言滑調、者、且和與爲何爲韻、爲古讀若譌、說見唐韻正、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兵略篇、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案獨盡其調、調亦當爲和、注同、和與奇爲移虧陂爲韻、奇爲移虧陂古音皆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泰族篇、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本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通、因和誤爲調、通誤爲道、後人遂於道上加同字、又於調上加適字、以成對句、而不知其謬也、太

平御覽學部二引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道字雖誤而和字不誤且上句無適字下句無同字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一引此正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泰族又云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案其美在調調亦當爲和之治爲韻和權施宜爲韻和施宜古音在歌部權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相通說見泰族陰陽化一條下若作調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泰族又云今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

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案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本作日引邪欲而澆其天和、即原道所云以欲滑和也、文子下德篇作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天下何是其明證矣、今本澆其下衍身字、因下文而衍、天誤爲夫、和誤爲調、遂致文不成義、且聲爭性爲韻、和何爲韻、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和調二字、形聲皆不相近、無因致誤、而以上五段和字皆誤作調、殊不可解、

以欲用害性

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念孫案劉本無下用字、是

也此因上用字而衍

所𣞙　所有

聖人守其所以有以與已同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𣞙則所有者亾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念孫案求其所𣞙本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有本作脩其所已有此皆承上文而申言之不當有異文今本作求其所𣞙脩其所有皆後人以意改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已有文子符言篇同下文亦云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

勸而就利者

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念孫案勸下而字因下句而衍文子符言篇無而字

不爲善

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念孫案善當爲好不爲好不避醜遵天之道猶洪範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也今作不爲善者後人據文子符言篇改之耳好醜道爲韻始己理爲韻謀時期爲韻得福則爲韻若作善則失其韻矣

旁禍 旁福

內無旁禍外無旁福念孫案旁字義不可通文子符言篇作奇禍奇福是也俗書奇字作竒旁字作㫄二形相似而誤

生貴

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引之曰貴當爲責字之誤也此言爲善則觀之者多觀之者多則責之者必備下文曰責多功鮮無以塞之正謂此也文子符言篇作爲善卽勸勸卽生責

受名

雖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與則道行

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念

孫案受當爲愛字之誤也。愛名則不愛道，故道不用也。文子符言篇正作愛。又下文，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案此當作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行，道行則人無位矣。人如人心道心之人，上文高注云，無位，無所立也。即能誤作唯能，無愛名誤作爲受名，道不行又脫不字，則上文所謂人愛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也。今本爲上下文皆不可通矣。韓詩外傳云，唯滅跡於人，能與而同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

則人無位矣、是其證、勝理二字、說見後勝心一條下、

貨數

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引之曰、貨當爲背、字之誤也、背數而任己、謂背自然之數而任一己之私、與上句釋公而就私同意、文子符言篇作倍道而任己、倍與背同、下文又云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

立名於爲質　怠爲質　不怠其容

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則治不循故、而事不順時、今本循作脩、順作須、並誤、說見原道循誤爲脩下、念孫案、質當爲貿、貿質草

書相似、故賢誤爲質、逸周書官人篇有隱於仁賢者、大戴禮賢誤作質、爲賢與爲善、義正相承、文子作見譽而爲善、立名而爲賢、是其證、又下文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案此當作無須臾忘其爲賢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今本上二句内脫其字、下二句内脫爲字、爲容與爲賢相對、百步之中、而必爲儀容、則形不勝勞、故曰必累其形、脫去爲字、則文義不明、賢字又誤爲質、此卽承上欲立名於爲賢則治不循故事不順時言之、故高注曰、常思爲賢、不循自然、則性困也、今本高注賢字亦誤爲質、文子作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爲容者、必累

其形是其證。

不足以獘身

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高注更償也事之敗也不足以獘身念孫案不足以獘身不字涉上文而衍此言功成則不足以償其責事敗則適足以獘其身也文子符言篇作事敗足以滅身是其證。

善說而亾國

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亾國念孫案亾國當作亾身故高注曰蘇秦死於齊也今本身作國者涉下文治國而誤又案高注本在蘇秦

善說而亾身之下、今本在亾字之下、國字之上、則是以亾字絕句、而以國字下屬爲句、大謬、此句與上二句相對爲文、若讀蘇秦善說而亾爲句、則與上二句不對、下文出其道則善無章、而其理則乃無名、亦相對爲文、若讀國出其道爲句則文不成義

外釋交

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愼脩其境內之事、陳氏觀樓曰、外釋交之策、當爲釋外交之策、上文外交而爲援是其證

不以位爲患

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劉本患作惠、念孫案劉本是也、不以位爲

裏謂不假位以行其惠也爲惠與爲暴相對主術篇曰重爲惠重爲暴則治道通矣義與此同

圍

一人之力以圍強敵念孫案圍當爲圉字之誤也圉與禦同劉績改圉爲集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勝心　勝欲　勝理

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念孫案勝任也言聖人任心衆人任欲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聖人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聖人任心也若衆人則縱耳目之欲而不以心制之故曰衆人任欲也下

文曰官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
關交爭高注三關謂食視聽今本正文三關作三官注作三官三關食視聽皆後人以意改之也主術
篇曰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今據以訂正以義爲制者
心也又曰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
皆其證矣說苑說叢篇曰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
目導心即此所謂聖人勝心衆人勝欲也說文勝任也
任與勝聲相近任心任欲之爲勝心勝欲猶戴任之爲
戴勝月令戴勝降于桑呂氏春秋季春篇作戴任高解聖人勝心曰心者欲
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則誤以勝爲勝敗之勝
矣如高說則是心與耳目口無以異下文何以言三關

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乎又解衆人勝欲曰心欲之而能勝止也心欲之而能勝止則是賢人矣安得謂之衆人乎且下文言欲不可勝則勝之訓爲任明矣文子符言篇作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此亦未解勝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又下文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爲能勝理而無愛名（此句今本多誤字辯見前受名下）勝亦任也言任理而不愛名也隨天地自然即所謂任理也呂氏春秋適音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亦謂任理爲勝理也高注曰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以事理爲情欲義不可通皆由誤以勝爲勝敗之勝故多抵牾矣

從事於性

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念孫案此本作故聖人損欲而從性。上文曰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故此言損欲而從性也。後人改從性爲從事於性。則似八股中語矣。文子符言篇正作損欲而從性。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損欲而存性。雖存與從不同。而皆無事於二字。

因而不生

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興。興與發同義。各本興譌作與。今據太平御覽引改。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念孫案邪氣因而不

生本作邪氣自不生生言治身養性皆得其道則邪氣自然不生非常恐其生而豫備之也今本作邪氣因而不生者自誤爲因（隸書因或作囙與自字相似而誤）後人又加而字耳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邪氣自不生

在智　在力

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念孫案在皆當爲任字之誤也言當因時而動不可任智任力也上文曰失道而任智者必危又曰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危術也皆其證

不滅 不沒

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念孫案滅當爲藏、沒當爲設、皆字之誤也、（藏字俗書作臧、形與滅相似、設與沒草書亦相似、）藏、古藏字、鼓本無聲、擊之而後有聲、鏡本無形、物來而後有形、故曰鼓不藏於聲、鏡不設於形、作滅作沒、則義不可通矣、文選演連珠注引此作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文子上德篇作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是其證、

弗吹弗聲

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弗聲、劉本依文子

改弗聲爲無聲而諸本皆從之莊本同念孫案劉改非也白虎通義曰聲者鳴也言管籥有音弗吹弗鳴也兵略篇曰彈琴瑟聲鍾竽亦謂鳴鍾竽也劉誤以聲爲聲音之聲故依文子改之耳金石有聲管簫有音音亦聲也此謂聲音之聲弗叩弗鳴弗吹弗聲聲亦鳴也與聲音之聲異義若云弗吹無聲則與上文不類矣

怨

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劉本依文子符言篇改怨爲惡念孫案劉改是也譽與毀對善與惡對道藏本作怨者涉上文兩怨字而誤

焉可以託天下

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焉可以託天下也念孫案焉猶則也老子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道應篇引作焉可以託天下是其證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史記禮書作則無安人是焉與則同義詳見老子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下道藏本劉本朱本並作焉茅一桂不解焉字之義而改焉作爲莊本從之謬矣

持無所監

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今本高注云持無所監所監者非元德故爲狂生李善注文選任昉哭范僕射詩曰淮南

子曰臺無所監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鑒者非元德故爲狂生臺古握字也念孫案如李注所引則今本正文及高注皆經後人删改明矣又案臺與握不同字臺當爲臺臺字之誤也說文臺古文握故高注云臺持也又云臺古握字也後人不知臺爲臺之誤而改臺爲持又改高注臺持也爲持無所監幷删去臺古握字也五字以滅其跡甚矣其妄也

怨無所滅

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念孫案怨無所滅文子道德篇作無所怨憾是也道固當誅故受誅者無所怨憾

今本怨字誤在無所上憾字又誤作滅則文不成義

屈奇

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高注曰屈屈短奇長也念孫案屈奇猶瑰異耳周官閽人奇服怪民不入宮鄭注曰奇服衣非常屈奇之服卽奇服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摧崣崛崎義與屈奇相近屈奇雙聲字似不當分爲兩義也

捉得其齊

善博者平心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高注曰齊得其適也念孫案捉當爲投投得其齊謂投箸也秦策曰君

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行由其理謂行棊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是也隸書投字或作投捉字或作捉二形相似故投誤爲捉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二引此正作投

駎

駎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高注曰駎競驅也劉曰駎除救切莊曰駎即騁字省文孫編脩程文學說皆如是孫氏頤谷讀書脞錄曰玉篇駎除救切廣韻在四十九宥注皆訓爲競馳與高注正合非騁之省文也念孫案劉注及孫頤谷說是也玉篇廣韻競馳之訓既本於高注

則讀䌷爲胄亦必本於高注今本高注有義無音寫者脫之耳䌷之言逐也逐䌷古同聲大畜九三良馬逐釋文逐如字鄭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一音胄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郭注逐音胄晉灼注漢書五行志曰競走曰逐故高注言競驅若是騁字則但可訓爲驅不可訓爲競驅矣與人競驅故云不貪最先不恐獨後若但曰騁則無先後之可言矣孫程必以爲騁之省文者徒以說文無䌷字故耳不知是書之字固有說文所不收者且䌷謂之騁競驅謂之䌷一從甹聲一從由聲䌷從由聲與胄由同不得以甲代乙也

不通

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念孫案通本作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術達為韻，道守為韻，改達為通，則失其韻矣。據高注云無術不能達，則正文作達甚明。

骰臑

周公骰臑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縣，高注曰：臑，（那到反）前肩之美也。引之曰：大雅既醉箋，骰，牲體也。牲體多矣，不應獨言臑。臑當為腝，（奴低反。凡隸書從耎從需之字多相亂，故腝誤為臑。）說文：腝，有骨醢也。或作鷜。爾雅：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鷜。周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麋鷜、鹿鷜、麋鷜是也。骰，俎實也。

膴、豆實也、骰膴、猶言俎豆耳、骰膴鍾鼓、各爲一物、文正相對、

弗能無害也

俎豆之劉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害也、念孫案弗能無害、謂雖弗能、亦無害於事也、故下文云、弗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莊本害上脫無字、蓋爲劉本所誤、

大本

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念孫案兩大字、一本字、皆義不可通、此

文當作故始於都者常卒於鄙始於樂者常卒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調莊子人閒世篇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卽淮南所本也上文曰故以巧鬭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亦本莊子今本上兩卒字作大下一卒字作本者隸書卒或作卒本或作夲二形相似故卒誤爲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漢書游俠傳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今本卒字並誤作本上兩本字又脫其下半而爲大耳

以相饗　反生鬬

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鬬鬭而相傷三族結怨念孫案文選鮑照結客少年場行注引此以相饗饗上有賓字反生鬬反上有乃字句法較爲完備

席之先雚簞四句

席之先雚簞樽之上元酒各本酒作樽因上樽字而誤今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改俎之先生魚豆之先黍羹念孫案此本作席之上先雚簞樽之上先元酒俎之上先生魚豆之上先黍羹席之上三字連讀先雚簞三字連讀下三句並同後人不曉文義而以意刪之或刪上字或刪先字斯爲謬矣藝

文類聚服飾部上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並引此席之上先萑簟樽之上先元酒初學記器物部引此豆之上先太羹是其證

衰其暑　大熱　質有之

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爍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引之曰火弗爲衰其暑暑當爲熱大熱爍石流金熱當爲暑二字互誤火可言熱不可言暑且熱與烈爲韻若作暑則失其韻矣下文寒暑二字正承大寒大暑言之若云大寒大熱則又與下文不合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熱暑二

字互誤已與今本同文選演連珠注引此正作火弗爲衰其熱質有之也之當爲定言火有一定之質故不爲寒暑損益也定字俗書作㝎因誤而爲之御覽引此已誤

爾

自身以上至於荒芒句爾遠矣自然而天地無窮句爾滔矣高注滔曼長也念孫案兩爾字義不可通劉本爾作亦是也亦字俗書作尒與亦相似亦誤爲尒後人因改爲爾矣漢書司馬相如傳茲亦於舜後漢書張衡傳亦要思乎故居今本亦並作爾皆是亦誤爲尒又改爲爾也

累積其德

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引之曰累積其德當依文子符言篇作不累其德累讀如負累之累言中心恬漠外物不能累其德也下二句云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自信其情與不累其德文正相對呂氏春秋有度篇曰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寫者脫去不字校書者又誤讀累為積累之累因加積字耳

淮南內篇弟十四

淮南內篇弟十五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兵略

大論

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念孫案大當爲天字之誤也論與倫同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鄭注論或爲倫釋文論音倫理也倫論古多通用莊本改論爲倫未達假借之義倫道也見小雅正月篇毛傳論語微子篇包咸注言爲天道之所不取也文子上義篇正作天倫

其國

乃發號施令曰道藏本無曰字莊依劉本增曰字是也太平御覽引此有曰字文子同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念孫案其當爲某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某國司馬法仁本篇亦云某國爲不道征之

故不可得而觀

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念孫案不可得而觀本作不得觀其形後人以形與端韻不相協故改爲不可得而觀也不知元耕二部古或相通說文瞏從袁聲而唐風杕杜篇獨行睘睘與菁姓爲韻齊風還篇子之還兮與閒肩儇爲韻而漢書地理志引作子之營兮淮南精神篇曰以道爲紃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齊

訓篇曰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道應篇曰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又莊子大宗師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逸周書時訓篇曰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變奪后命王瓜不生困於百姓漢書貢禹傳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外或傳倬李夫人賦曰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太元進次二日進以中刑大人獨見聚淵日鬼神無靈形不見也無聚嘷嗔樂淫衍也宗其高年鬼待敬也易林姤之臨曰禹召諸侯會稽南山執玉萬國天下扆寧升之震曰當變立權趨解患難渙然冰釋大國以寧皆以元耕二部通用

形字正與端為韻也人能觀天而不能知其形故曰不得觀其形非謂不可得而觀也文子自然篇正作故不得觀其形

極之

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念孫案刑並與形

同可謂極之矣，當作可謂極之極矣，形者兵之極，至於無形，故曰極之極，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可謂極之極矣鈔本如是，刻本作可謂極矣，乃後人妄刪，

同欲相助

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念孫案同欲相助當作同欲相趨，趨七句反，向也，同惡相助，今本上句脫相趨二字，下句脫同惡二字，同欲同惡相對爲文，且利死爲韻，情成爲韻，欲趨爲韻，惡助爲韻，欲與助則非韻矣，古韻欲趨屬侯部，惡助屬御部，故欲與助非韻，史記吳王濞傳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是其證，文子自然篇作同行者相助，此以意

改耳呂氏春秋察微篇亦云同惡固相助

兵交

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亾念孫案兵交當爲交兵文子上義篇正作交兵接刃下文亦云不待交兵接刃

維枹綰

維枹綰而鼓之高注曰綰貫也枹係於臂以擊鼓也念孫案維枹綰而鼓之殊爲不詞一切經音義二十引此作綰枹而鼓之無維字是也枹字本在綰字下故高注先釋綰後釋枹因枹字誤在綰字上後人又以高注言枹係於臂因加維字耳不知綰字已兼維係之義無庸

更言維也

脫句

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前後上脫一字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引之曰下言五官而上祇有四官寫者脫其一也兵甲治下當有此司馬之官也一句自論除謹至兵甲治皆司馬之事非尉之事且句法亦與下不同自正行

五以下乃是尉之事耳司馬也尉也候也司空也輿也所謂五官也左傳成二年晉軍有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襄十九年晉軍有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官名與此略同而其數皆五足以相證矣漢書百官公卿表衞尉秦官諸屯衞候司馬皆屬焉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通典兵類引一說曰凡立軍二百人立候四百人立司馬八百人立尉

郯淮

昝者楚入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郯淮高注曰巴蜀郯淮地名念孫案郯淮本作郯邳注同此後人妄改之也淮乃水名非地名與高注不合太平御覽

州郡部十三引此正作郯邳沅湘潁泗皆水名巴蜀郯邳皆地名漢郯縣故城在今邳州東北下邳故城在今邳州東二縣相連故並言之史記楚世家亦云鄒費郯邳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念孫案太平御覽引作山高尋雲霓谿深肆無景是也谿深二字連讀今本脫深字則與上句不對肆無景三字連讀故高注云肆極也極谿之深不見景也若以谿肆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晉書羊祜傳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即用淮南語

錐矢

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高注曰錐金鏃箭羽之矢也引之曰錐當爲鍭注內箭羽當爲翦羽皆字之誤也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說文同方言曰箭江淮之間謂之鍭大雅行葦篇曰四鍭既鈞周官司弓矢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曰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隱元年穀梁傳曰聘弓鍭矢不出竟埸鍭字亦作猴士喪禮記曰猴矢一乘骨鏃短衛是其明證矣下文云疾如鏃矢鏃亦鍭之誤矦字隸書作矦隹字隸書作隹二形相似族字隸書或作疾形與疾亦相似故鍭矢之字非誤爲錐即誤爲鏃齊策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文與此同則錐爲鏃矢亦是鍭矢之誤高注以錐矢爲小矢非也史記蘇秦傳又誤作鋒矢索隱引呂氏春秋貴卒篇所爲貴錐矢者爲其應聲而至今本呂氏春秋誤作鏃矢莊子天下篇鏃矢之疾鏃亦鍭之誤郭象音族非也鶡冠子世兵篇發如鏃

矢、鏃本或作鏃、亦當以作鏃者爲是、

大地

楚國之强、大地計衆、中分天下、念孫案大當爲支、字之誤也、氾論篇云、度地計衆、度與支皆計也、大戴禮保傅篇、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盧辯曰、支猶計也、賈子胎教篇作度地計衆、

棘棗

伐棘棗而爲矜、高注曰、棘棗、酸棗也、矜、矛柄、念孫案棘棗本作橪棗、注同、此亦後人妄改之也、魏風園有桃傳云、棘、棗也、說文、棘、小棗叢生者、皆不訓爲酸棗、改橪爲棘、

則與高注不合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枇杷橪柹索隱徐廣曰橪棗也而善反說文曰橪酸小棗也淮南子云伐橪棗以爲矜索隱引作橪棗而酸小棗之訓又與高注合則正文注文皆作橪棗明矣下句注云撚矜以內鑽鑿撚即橪字之誤

所以加　所勝

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念孫案上二句當作故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服者小今本加上衍以字服字又誤作勝服勝左畔相似又因上下文多勝字而誤下言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猶

言勢之所服耳服與制義相近若作勝則非其指矣漢書刑法志作文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服者大文子下德篇作文之所加者淺則權之所服者大皆其證

者侔

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者侔則有數者禽無數劉本改者侔為勢侔而莊本從之念孫案劉改非也者當為智字之誤也（者智下半相似又因上下文者字而誤）力敵二字承衆者勝寡而言言衆寡相等則智者勝愚也智侔二字又承智者勝愚而言言智相等則有數者禽無數也劉改為勢侔則義與上句不相承且與力敵相複矣數

謂兵法也詮言篇曰慮不勝數事不勝道故曰智侔則有數者禽無數也文子上禮篇正作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元逐

神出而鬼行星燿而元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埶玉篇埶古文垠字念孫案逐當爲運元運天運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曰元者天也釋名曰天謂之元言如星之燿如天之運也覽冥篇曰日行而月動星燿而元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是其明證也運字古讀若云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夏書天子之德廣運與文爲韻管子形勢篇受辭者名之運也與尊爲韻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曰東西爲廣南北爲運西山經廣員百里廣員卽廣

運墨子非命上篇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中篇運作員莊子天運篇釋文曰天運司馬作天員管子戒篇四時云下而萬物化云即運字說文與墜爲韻若作碭一名運日劉逵吳都賦注作雲日逐則失其韻矣

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

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念孫案此本作發如猋風疾如駭電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今本猋風作秋風字之誤也俗書猋字作焱形與秋相近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六引此作炎風炎亦猋之誤陳禹謨依俗本改爲秋風發如猋風言其疾也漢書韓長孺傳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

收電顏師古曰猋疾風也故月令猋風暴雨總至呂氏春秋孟春篇作疾風若作秋風則非其指矣疾如駭電今本作駭龍龍字涉上文龍騰而衍龍下當字卽電字之誤後人誤以當字下屬爲句以生擊从四句之上加當字則義不可通故於駭龍之下妄加注釋耳今本注云龍魚也飛之疾者也案海外西經之龍魚不得謂之駭龍且與上句猋風不類明是後人妄加此注以附會駭龍二字之義非高氏原文也楚辭九歎凌驚靁以軼駭電兮駭電與猋風事正相類故以比用兵之神速管子兵法篇云追亾逐遁若飄風飄與猋同月令猋風淮南時則篇作飄風爾雅迴風爲飄月令注作回風風爲猋漢書蒯通傳飄至風起顏注飄讀曰猋擊刺若雷電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雷電飄風暴雨漢

書云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義並與此同舊本北堂書鈔引此正作疾如駭電無龍當二字陳禹謨依俗本改爲駭龍又加當字

不用達

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

剩續曰衍用字

親刃

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念孫案親刃二字義不可通劉本作親力義亦不可通刃當爲𥹉寫者脫其半耳說文䵒黏也引隱元年左傳不義不䵒或作𥹉今左傳作暱親𥹉卽親

暱也、支體親暱、謂從心也、支體撓北、謂不從心也、親暱之暱、古音在職部、故與北爲韻、小雅菀柳篇無自暱焉與息極爲韻、是其證、

誠必

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勁、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念孫案誠必與專一相對爲文、勇敢與誠必相因爲義、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荀子致士篇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節、枚乘七發曰、誠

必不悔、決絕以諾、是古書多以誠必連文、劉本誠必作誠心、因上文心誠而誤、諸本與劉本同、唯道藏本作誠必、莊不從藏本而從諸本、謬矣、

郤笠　發筍

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郤笠居、羊腸道、發筍門、念孫案郤笠居後漢書杜篤傳注引作簦笠居、是也、簦笠與龍蛇相對爲文、謂山形偃覆如簦笠、故高注有偃覆之語、今本作郤笠居、注云、郤偃覆也、笠登、太平御覽引同、案郤笠二字、文不成義、訓郤爲偃覆、亦義不可通、疑傳寫錯誤也、注內登字、即簦字之誤、疑當作偃覆如簦笠、發筍二字、於義無取、發筍

當作魚笱、羊腸魚笱、相對爲文、高注、發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發笱二字、亦因正文而衍、太平御覽兵部二、及後漢書注、引此竝作魚笱門、御覽引注文亦無發笱二字、

搶搶

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搶搶擠其揭揭、高注曰搶搶欲卧也、揭揭欲拔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搶字、搶當爲搯、字之誤也、(注同)搯、古搖字也、(考工記矢人夾而搖之、釋文、搖本又作搯、漢書天文志、元光中、天星盡搯、)注內欲卧、當爲欲仆、亦字之誤也、搖搖者、動而欲仆也、因其欲仆而推之、故曰推

其搖搖武王戶銘曰若風將至必先搖搖意與此相近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推其搖搖隸書搖字或作搯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搯乎襄羊因誤而為搶管子白心篇夫不能自搯者夫或搶之搶亦搯字之誤蓋世人少見搯搯二字故傳寫多差而楊愼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搶字引淮南子推其搶搶擠其揭揭不知其字而以意為之斯為謬矣

設蔚施伏　敵人之兵

善用閒諜審錯規慮設蔚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念孫案設蔚施伏當作設

施蔚伏、高注、草木盛曰蔚、伏兵於其中、故曰蔚伏、可言設蔚伏、不可言設蔚也、且審鍇規慮、設施蔚伏、相對爲文、若作設蔚施伏、則與上句不對、太平御覽引此已誤、下文云、設規慮、施蔚伏、是其明證矣、敵人之兵無所適備、太平御覽引此敵人上有使字、於義爲長、

得失

計定謀決、明於外生、舉鍇得失、其不振驚、念孫案失當爲時、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舉鍇得時、

必勝之攻

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

明於必勝之攻也。念孫案：攻當爲數，此涉上下文攻字而誤也。數，術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必勝之數。

持亂

靜以合躁，治以持亂。念孫案：持當爲待，字之誤也。隸書待持二字相似。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古文待爲持。大戴禮禮三本篇待年而食，荀子禮論篇作持手而食。待猶禦也，言以治禦亂也。待與禦同義，說見經義述聞左傳待諸乎下。作持則非其指矣。孫子軍爭篇以治待亂，以靜待譁，卽淮南所本。文選五等論以治待亂，李善注引此文云：靜以合躁，治以待亂。尤其明證矣。

步銄　趍曰何趍馳

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引之曰銷字義不可通銷當作趍隸書趨字作趍見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與銷相似而誤淮南書中趨字多有作趍者諸本多改作趨唯藏本未改故知銷為趍之誤人不及步趍者用兵神速敵人不及走避也趨字入聲則音促正與上下文之木邀轂木角格為韻

說林篇蘇秦步曰何故趍曰何趍馳案馳字非原文所有蓋後人見字書讀書趍趨之趍音馳故旁記馳字而寫者遂誤入正文也不知此趍字七俱反乃趨之變體與音馳之趍相似而實非也步為徐行趨為疾行故先言步後言趨高注步徐行也正以別於下句之趨也步曰

何故步與故爲韻趨曰何趨趨與趨爲韻或曰當作趍曰何馳今知不然者馳乃馬疾行之名人行不得言馳也

開閉

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念孫案開當爲關寒暑無所不入故不可關閉作開則義不可通矣俗書關字作閞閞字作開二形相似而誤詳見道應篇東開鴻濛之光下

腐荷之矰　獨射

夫栝淇衛箘簵載以銀錫雖有薌綃之幬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今本注曰矰猶矢也念孫案腐荷之矰

矰本作櫓不能獨射射本作穿高注本作櫓大楯也說文及儒行注襄十年左傳注並同楯本作盾此言栝淇衞箘簬而載之以銀錫則雖薄縞之幨腐荷之盾亦不能穿下文曰若假之筋角之力各本脫若字今據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補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正與此相反也氾論篇曰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高彼注曰幨幰也所以禦矢也韋昭注吳語曰渠楯也幨與盾皆所以禦五兵故彼言渠幨以守此言薄縞之幨腐荷之櫓猶不能穿齊策云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襜與幨同若矰則非其類矣且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能穿櫓也今本作腐荷之矰矰卽是矢則其義不可通

矣後人不知矰爲橧之誤乃改不能獨穿爲不能獨射以牽合矰字又改高注之橧大楯也爲矰猶矢也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十三引此正作膚荷之橧陳禹謨依俗本改橧爲矰下不能獨穿同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八楯下引此同又引高注云橧大楯也又今本不能獨射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軍器部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八八十八珍寶部十一竝引作不能獨穿今據以訂正

不外其爪　噬不見齒

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

其爪而噬不見齒念孫案虎豹不外其爪與上句匿其爪相複爪當作牙此卽涉上句爪字而誤噬不見齒若仍指虎豹言之則又與不外其牙相複當作噬犬不見其齒與上句相對為文今本脫去犬字其字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四引此正作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陳禹謨依俗本改為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太平御覽兵部二同

民

兵之所以強者民也念孫案文子上義篇作兵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於義為長下句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卽承此句言之上文曰百人之必死賢於萬人之必北是

兵之所以強者必死也今本作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字疑涉下句而誤

上親下

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亾念孫案上親下如弟親亦當爲視字之誤也上文正作上視下如弟

矢射　以共安危

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念孫案矢射當爲矢石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三引此已誤意林引此正作矢石劉

書新論兵術篇同、上文云、所以程寒暑、所以齊勞佚、所以同飢渴、則此以共安危上、亦當有所字

二積

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與已同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念孫案、二積當爲二責、此因上文諸積字而誤、二責謂爲主勞、爲主死、故曰、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猶責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二引此正作責

敦六博

彈琴瑟聲鍾竽敦六博投高壺高注曰敦者致也念孫案古無訓敦爲致者六博言致亦於義無取今案敦六博投高壺敦亦投也敦音都回反邶風北門篇王事敦我鄭箋曰敦猶投擲也是敦與投同義投謂投箸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是也

負兵

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高注曰負程念孫案負與程義不相近負當爲員草書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四引此已誤說山篇云舂至旦不中員程漢書尹翁歸傳云責以員程是員與程同義員爲程式之程

又為程量之程、儒行曰、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鄭注曰、程、猶量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也、此言便國不員兵、亦謂不程量其兵之衆寡、故高注訓員為程也、

至於

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念孫案於、當為旍、古書旌字或作旍、形與於相近、因誤為於、續漢書天文志、會稽海賊曾旍等千餘人、今本旍誤作於、旌冥情三字為韻、旌、與精同、主術篇曰、故至精之像、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莊子在宥篇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

皆其證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漢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師工旌密卽精密是精與旌古字通

奇正賌

明於奇正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陳氏觀樓曰正字後人所加奇賌以下皆二字連讀上文云明於刑德奇賌之數高注奇賌陰陽奇祕之要是其證說文作奇侅史記倉公傳作奇咳漢書藝文志作奇胲並字異而義同

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

之

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念孫案即當爲身在將軍身爲句今國有難爲句隸書身字或作身與即字左半相似因誤而爲即願請子將而應之請字涉下文還請而衍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五七十一儀式部一引此竝作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是其證

亦以

臣旣以受制於前矣以與已同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

君亦以爲一言之命、以當爲撫、今作以者、涉上文既以而誤、軍不可從中御、故曰、臣撫還請君亦撫爲一言之命於臣、兩撫字相因爲義、今本下撫字作以、則義不可通、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正作撫、

國之寶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寶也、上將之道也、念孫案寶當爲寶字之誤也、孫子地形篇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此卽淮南所本、今作國之寶、則義不可通矣、且寶與保

逍爲韻若作實則失其韻矣上下文皆用韻

淮南内篇弟十五